

穿过秋日与冬季，穿过爱恨与纠缠，穿过杀戮与拯救。
穿过无尽的轮回，
直达那片绿草遍野、颂歌吟唱的所在。

心理罪⁶

番外

雷米
——
著

心理罪⁶

番外

雷米 —— 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
心理罪. 番外 / 雷米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
2021.8
ISBN 978-7-229-15871-2

I. ①心… II. ①雷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21）第106854号

心理罪：番外

雷米 著

策 划： 华章同人
出版监制：徐宪江 秦 琥
责任编辑：朱 姝
特约编辑：王晓芹
营销编辑：史青苗 刘晓艳 刘 娜 王广超
责任印制：杨 宁
书籍设计：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
插图绘制：西索千寻 1340989801@qq.com

出 版： 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)

发 行：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
印 刷：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邮购电话：010-85869375/76/78转810

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chs.tmall.com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 本：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：7 字 数：150千
版 次：2021年8月第1版 印 次：2021年11月第2次印刷
定 价：3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致电023-68706683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投稿邮箱：bjhztr@vip.163.com

自序

我的宇宙

2015年，《心理罪》系列小说第一季的收官之作《第七个读者》首次出版时，从未给自己的作品写过序的我，用一篇《命运光轮》作为这本书的序言。时隔7年，方木的故事仍旧在市场上长销不衰，并且，又将有装帧更加精美、内容更加丰富的新版《心理罪》面世。所以，我还想说点什么。

走上写作之路纯属偶然。即使由现在的我回望2006年4月的那个下午，仍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我在空白word文档上敲下“第七个读者”这几个字。最初，我只是把文字当作自己与世界交流的方式，甚至是打算束之高阁的自言自语。然而，当方木这个人物引起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时，我才发现，他势必会离开我一厢情愿的约束，迈动双脚，走到阳光之下。

的确，是我赋予他生命，并任由他在纸面上横冲直撞。每当一位读者看到他的故事，并愿意接受他成为记忆中的一部分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全新的宇宙对方木打开。他就活在你们的世界里，和你们呼吸同样的空气，沐浴同样的阳光。

说实话，我很嫉妒方木。他可以自由穿梭于不同的头脑中，并在那些世界中被描绘成各种模样。他既可以徜徉于江南烟雨中，也可以跋涉在东北风雪里；既可以向弱者伸出援手，也可以对恶龙拔出利剑。方木是跨越了15年时空的存在，而我，只能做自己的囚徒。

很不甘心。因为，我也想去那些宇宙去看一看。

是的，宇宙。

彼此独立，茁壮生长，在相互碰撞的一瞬间，会爆发出璀璨的光芒。

同时，会不会又诞生出一个新的宇宙呢？

我曾经说过，我是一个不会保持沉默的人。只要还有话想说，我就不会停止去敲击键盘。即使在这彻底改变我的生活的5年中，我也没有放弃写作的想法。只要你们还在等，我就一定会回来。因为，我真的想做一个可以写很久的作者。因为，文字是我的堡垒、我的盔甲。我可以勇敢地做一个小小房间中的堂吉诃德，面向那些看不见的风车。文字永远具有治愈的力量。它是我和现实世界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也是灵魂的栖身之所。更何况，在我身后，还有他们。

方木。邵伟。米楠。邢璐。边平。韩卫明。赵大姐。魏炯。岳筱慧。顾浩。苏琳。姜庭。姜玉淑……

以及，其他可能出现在你们宇宙中的人。

那里浩瀚无垠，充满未知，也充满各种可能。那些令我，也令你们意难平的人，实在不应该在某个时空中沦为无名之辈。

没错。我不会让他们沉睡于那些世界中。折叠空间也好，穿越虫洞也好，他们一定会跨越宇宙的边界，来到我的身边，来到你们的身边。

这是我的野心，也是命运中的必然。叹息之墙并非牢不可破。当他们在空中听到异样的声响，那座桥梁已经慢慢浮现出形状。

如果你想看到米楠和岳筱慧一同出现在犯罪现场；

如果你想看到郜伟和顾浩在二十年后对坐而饮；

如果你想看到赵大姐和姜玉淑在晾衣绳的两侧打开同一面床单；

如果你想看到方木和苏琳在深渊的边缘彼此凝望……

欢迎你来到雷米的宇宙。我的宇宙。



2021年7月 于沈阳

目录

自序

我的宇宙



毒树之果 001

“她不可能像你女儿那样上学、放学，去游乐场，在梦中接受爸爸的亲吻……永远不可能了”

斯金纳之箱 043

习惯是一种奇怪的东西。它能让人每天面对，却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而一旦它被改变，随之而来的，是骤然面目全非的生活。

月光的谎言 089

肖望走进酒吧，在角落里找到一张空桌子，坐下来，静静地看着唱歌的女孩。

两生花 155

而她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，无能为力。
请不要死，不要死。如果这件事一定会发生，
请在我死去之后。

毒树之果

天蒙蒙亮，老田头就起身了。

夏末秋初，清晨的空气还是有些凉。八道村里一片寂静，偶尔从远方传来几声零落的狗吠，倒显得这里更加安宁。

老田头轻轻地关好院门，披着外衣，背着手，出门了。

人上了年纪，睡眠就少。好在早上空气清新，出来遛遛弯也不错。老田头侍弄了一辈子庄稼地，虽然在城里工作的儿子一再提出要接他去城里享福，可是，老田头还是喜欢这里。听听鸟叫，闻闻稻田的香气，再看看金灿灿的苞米地，比城里的高楼大厦强多了。

太阳渐渐升起来，老田头在村中小路上慢慢地走，偶尔遇到几个早起的农人，就停下来打个招呼，聊几句。走着走着，老田头感觉小腹胀起来。他加快了脚步，直奔自家田地而去。

解大手要在自家的地里，这是祖祖辈辈传下的老规矩，老田头不能忘。

一路小跑。经过村东头老董家的时候，老田头做好了打招呼的准备。一抬头，却看见院子里空空荡荡的，并不见每天准时起来打扫的胡月娥。老田头一边嘀咕着，一边低头前行。刚迈出几步，他却突然停下了脚步。

刚才他看到的某件东西，似乎牢牢地刻在了他的视网膜上。

老田头转过身，手扶着篱笆院墙，探头向院子里看去。一瞥之下，他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。

他揉揉眼睛，似乎不敢相信自己那一对昏花老眼。

几秒钟后，老田头想了想，小心翼翼地走到院门前，试着用手轻轻地推了一下。

门吱呀一声开了。

没锁。老田头的眉头皱得更紧。他向左右看看，整整身上披着的衣服，一步步向院子里的瓦房走去。

短短十几步，老田头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瓦房那两扇紧闭的铁门。

因为那两扇门的把手上，横贯着一根木棍。

老田头凑近铁门，眯起眼睛看着那根木棍，刚要伸手去拽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手又缩了回来。他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，转身向窗口走去。

窗台有点高，老田头踮起脚，仰着头，竭力向室内望去。

一瞬间，老田头就感到喉咙被人攥住了一样，同时，裤裆里一片湿热。

1998年。J大。

“至此，一切真相大白。”孙普扶扶眼镜，扫视了一下鸦雀无声的课堂，“A女士在心里觉得，如果母亲不到英国就不会遭遇车祸，而母亲之所以会去英国，完全是因为A女士的肺结核病需要到欧洲治疗。A女士同时还认为，自己的肺结核病，恰恰是因为没有听从母亲的劝告，少穿了衣服因而着凉的结果。”

有学生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开始彼此交头接耳。

“所以说，A女士表面上所有的畏惧，”孙普抬腕看看手表，“其实都源自于她内心对母亲的内疚感。”

下课铃响。恰到好处。

“下周同一时间，再见。”

有学生笑起来，孙普挥挥手，学生们开始收拾课本和书包。他低头整

理讲义和教案。讲台前，还围着几个不肯离去的学生。

“孙老师，之前您说过，”一个女孩热切地看着孙普发问，“畏惧是对性和攻击等冲动的抑制，这似乎解释不了A女士的案例啊。”

孙普笑笑，把讲义放进皮包里，微俯下身子，从眼镜上方看着女孩子。

“所以这个案例证明，与本能无关的心理创伤事件，也可能在心理防卫下产生对某种物体、情境或活动的畏惧。”

“这么说的话，”女孩面露疑惑，“心理学岂不是完全无规律可循？”

“那不正是心理学的迷人之处吗？”孙普微笑着反问。

女孩也笑了：“孙老师我懂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学的。”

孙普挥挥手：“快去吃饭吧，要不排骨要被抢光了。”

学生们一哄而散。孙普拿下腰间一直在震动的寻呼机，只看了一眼，他眉头就皱起来。

八道村昔日的宁静已经被完全打破，村子里到处都是走访的警察，闪烁的警灯随处可见。虽已日上三竿，但在田地里操持农活的人寥寥无几，几乎全村的人都聚在了村东头老董家门口。这里已经被警方完全封锁起来，本就不大的院子里，村主任和当地治保委员会主任陪着几个现场勘查人员四处查看着。他们有热情，有同情，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。被隔离带拦在院外的人们却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要么叼着烟，要么拄着锄头，大声议论着，小声嘀咕着。眼前的一幕，与其说让他们感到震惊，不如说让他们感到兴奋。

每个人都尽力踮起脚，仰着头，望向院子里的那间瓦房。

那里，发生了什么？

孙普也想知道。

在一个年轻警察的带领下，他费力地穿过拥挤的人群，直奔那间瓦房而去。在院子里工作的警察纷纷和孙普打招呼。孙普无心一一寒暄，遂点头致意了事。这个身着便装，却得到警察尊重的人，再次引起门口围观人群的一番窃窃私语。

“这肯定是领导啊……”

“看来出大事了……”

“这人少说也得是个局长吧？”

赵永贵站在门前，正在反复端详手里的一段木棍。看到孙普走来，他放下木棍，语气中颇有些埋怨。

“呼了你那么多遍，怎么才回电话？”

“我当时在上课。”孙普注意到他手里的木棍，“这是什么，凶器？”

“不是。”赵永贵苦笑一下，把木棍凑到孙普面前，“我们到现场的时候，这玩意儿就横插在门把手中间。”

木棍长约70厘米，直径4厘米左右，表面光滑，一端带着断裂的茬口，从断面上看，似乎是刚刚形成的。

“这好像是……”

“对。”赵永贵冲旁边努努嘴。一个痕迹勘查人员正拿着一把被折断

把柄的铁锨往物证袋里装。

“铁锨把。”赵永贵继续说道，“看样子是踹断的。”

孙普“嗯”了一声，看了看敞开的入户门。

“凶手不想让她逃来自行呼救。”

“不是她，”赵永贵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，“是她们。”

入户门是两扇漆成绿色的铁门。门上有铁质网格覆盖的玻璃，其中，右侧铁门的玻璃有破损，网格后由一张挂历纸临时遮挡。进入铁门后是门厅，物品简单，摆放有序。门厅右侧墙面上有一扇门，门后是仓库。门厅左侧，靠近门旁的位置是炉灶，上有一口黑色铁锅，锅内有尚未吃完的猪肉炖酸菜。炉灶旁是一扇木门，通往卧室，亦即主现场。

孙普刚刚推开主卧室的门，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就扑面而来。他本能地侧过头去，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瞪大了眼睛。

被褥凌乱的火炕上血迹斑斑。一大一小，两具女性死者的尸体躺卧在凝固的血泊中。

年长女性死者尸长约1.6米，头北脚南，呈俯卧状，下身赤裸，头部低垂于炕沿之下。看不到面部，但后脑部已是血肉模糊的一团，浓密凌乱的长发被凝固的血液纠缠在一起，地面上也形成一片血迹。

年幼女性死者尸长约1.3米，头南脚北，呈仰卧状，头向右侧，眼微睁，左侧额角严重塌陷，有开放性创口。死者双腿分开，两腿间覆盖着一张报纸。

孙普眉头紧皱。他扭头看看赵永贵，后者点头：“现场物证都已经固

定、提取完毕。”

“死因是颅脑损伤？”

“重型颅脑损伤。”站在一旁的法医老杨开口了，“凶器应该是一把锤子。”

“遗留在现场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赵永贵摇摇头，“我们把这里都找遍了，也没发现相符的凶器。”

孙普点点头，目光从尸体上移开，开始在室内来回巡视。很快，他注意到火炕右侧墙上的电灯线盒。线盒下，只有短短的一根细绳。

赵永贵捕捉到他的目光，也凑过去看。

“哦，灯绳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孙普走到火炕旁，“可是，你不觉得它太短了吗？”

赵永贵略思索了一下：“也是，如果人躺着，压根儿够不到这根灯绳。”

孙普抿起嘴，把左膝盖放在炕沿上，先低头看看枕头的位置，又调整了一下姿势，上身前倾，伸手在灯绳的末端做了一个切割的动作，然后向左后方一甩手。随即，他回头向左侧墙角看看，那里正是一排老旧的木质地柜，地面上空空如也。孙普又把目光投向右侧。

半截灯绳静静地躺在地面上。

孙普站直身体，指着那半截灯绳说道：“把那个提取一下。”

赵永贵冲手下挥挥手，脸色有些尴尬，似乎在暗恼自己居然忽略了这个细节。

“他大概是个左撇子。”孙普完全没注意到赵永贵的表情，四下扫视一番，“而且他在作案时还带着刀。”

赵永贵扭头面向身边的一个年轻侦查员，低声说道：“记下来。”

孙普的目光重新投射在两具尸体上，几分钟后，他突然问道：“这家的男主人呢？”

赵永贵翻出记事本，查看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户主叫董双平，在黑龙江鹤岗打工。死者是他的妻子胡月娥和女儿董月。”

赵永贵顿了一下：“已经通知董双平了，他正在赶回来的路上。”

孙普点点头，上前一步，蹲在炕沿边，看着覆盖在年幼死者双腿间的报纸，嘴里喃喃自语：

“他为什么要用这张报纸呢？”

“哦？”法医老杨冷不防插话，“那是我给这孩子盖上的。”

“你？”孙普猛地回头，“你还动什么了？”

“没有啊，”老杨急忙解释，“我就盖了这张报纸，别的什么都没动。”

“老杨，”孙普站起身来，似乎在勉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“原始现场才能有助于我分析凶手的心理，任何一点改动，都可能会影响我的判断。”

“我知道，孙老师。虽然我是法医，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。”老杨顿了一下，声音变得嘶哑，“我也有个差不多大的女儿。”

孙普盯着老杨看了几秒钟，脸色变得柔和许多。他上前一步，掀起那张报纸。

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。

从分局出来，已是深夜。

远远地，孙普就看到“普巍心理康复中心”还亮着灯，他的心头一暖，加快了脚步。

魏巍还在等他，一见他进门，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。

“吃过饭没有？”

“在分局吃了一点。”孙普脱掉外套，把皮包甩在沙发上，一转身，就看到桌子上原封不动的饭菜。

“你还没吃？”

“嗯。”魏巍把手里的书插回书架，“等你来着。”

孙普看着她，笑笑。

“我陪你吃饭吧。”

“好。”魏巍去桌子上端盘子，想了想，又说道，“要不，你先休息一下吧。”

“不用。”孙普接过她手中的盘子，向沙发努努嘴，“你放着别动，我来。”

时至午夜，万籁俱寂。在一片黑暗中，只有这家位于居民区内的心理诊所还亮着一盏小小的灯。如果此刻有人路过那扇窗户，会看到一对男女对坐在桌前，吃着简单的饭菜，聊着平常的心事。

生活如斯，岁月静好。

他和她都在想，若能一直如此，岂不美妙？